



明月照边关 ■ 乌鲁木齐 王芳

五月十五夜，皎皎月轮悬挂在夜空，像一颗熠熠发光的珍珠，轻盈又高贵。我仰头盯着它，它仿佛也在看着我，清冷之间盈盈一笑，夜空都跟着笑出了涟漪。霎时，我加班紧张的神经一下松弛了下来，整个人飘然如一缕清风，片刻就融于无涯的天幕之中。

月光之下，是高耸连绵的天山。白日里，它是灰色的，山脊一条条，天气晴好时还能看到更远处顶着白头的雪山，蓝天作底，绿树相映，整个画面秀丽巍峨。而晚上，它们则一袭黑衣，盎然不动，曲折的轮廓在黑夜的雕刻下，尽是果敢和刚毅。树叶沙沙作响，晚风凉意沁人，清光此夜最明。哦，这就是“明月出天山”呀！

印象中的天山，是传说中的西域和边关。它飞沙似雪，冷月如霜。张骞历尽千辛，凿空西行，丝路一开，不同文明便在这里碰撞出绝美的灿烂；它金戈铁马、烽火连天，一代又一代的出征人不远万里，奔赴沙场，马革裹尸，“直为斩楼兰”。没来这里之前，我对边关的感受大多是由边塞诗词而心生的神往。

还记得第一次身临其境感受“边关”，是三年前和朋友夜宿司马台长城。历数风烟千载远，长城依旧卧山头。那晚的一切都很原始，四周是呼啸的西风 and 肆意的黑暗。后半夜，月亮悄悄爬上来，微弱的光照着残垣上被风吹动的秋草。那一刻，我恍若穿越到了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。一代代边关将士和戍人就是这样居住在简陋的烽燧中，提着灯巡逻，偶尔提壶酒，哼哼家乡的调子，听风声呜咽，数斗转星移，看边关明月，盼海晏河清。

去年下半年，经过一番纠结，我追随初心，跨河西走廊，经阳关、玉门关，来到了边塞诗中的天山脚下。这里离边关最近，却离家最远。身披着迷彩，此刻头顶的月圆如梦圆。是夜，我第二次停下来身临其境感受“边关”二字。

这里是祖国六分之一的国土，相对荒凉，却

也热血沸腾。这里自古就不乏壮志豪情，不论是班超的“但求生入玉门关”，还是高适的“万里不惜死”，抑或林则徐的“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，个个都是铁骨铮铮、令人敬仰的英雄。今日，依然有诸多有志男儿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，怀抱清澈的爱，驻扎边防，只为护佑祖国河山不少一寸一毫。

偶尔和学员聊天，一个95后的小伙子说：“来到这里，我也想家。但军人就是这样，忠孝不能两全。况且能来到边疆建功立业，我的父母都为我骄傲。他们开心，也算我尽孝了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眼神平和又坚毅，仿佛已看透这份职业背后的艰辛，但依然义无反顾。

前几天的一次主题活动中，还有封来自喀喇昆仑边防的“家书”，令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。信中说：“如果我牺牲了，抚恤金给你；如果我伤残了，离婚证给你；如果我回来了，我把一辈子都给你……”很多边关将士，在执行任务前，都会写下这样的“遗书”。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祖国的忠诚无畏，对亲人的情深义重。他们在我们看不见的高原哨所和无人之境，默默地用青春和信仰筑起固若金汤的长城。如此，我们才能在万家灯火中享受安宁。“边关”，不仅仅是华夏神州之上的一方土地，更是丹心映山河的神圣使命。

关山今夜月，千里外，素光同。月亮，这被地球捕捉住的一团宇宙尘埃，不但让彼此不再孤单，也让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，多了更丰富的情感寄托和人生哲思。千百年来，解忧寄相思，抒怀展抱负，将士们的诗和远方都在这一轮边关明月里。

熄灯号响了。号声悠长，闻者心安。远远望去，大门口的哨兵，头顶边关月，巍然如青松，即便在夜里，我仍能感受到他们灼灼的目光。明月照边关，历史莽莽苍苍；明月照边关，青春铮铮可鉴；明月照边关，初心历久弥坚。

窗外的稻田 ■ 辽宁营口 陈裕

站在二楼的走廊，望向窗外，大片的稻田映入眼帘。单位的大楼三面被农田环抱，另一面连接着村庄。泥土的气息，水塘的清爽，这些乡间特有的景致，让我陶醉。

自从搬进小城居住后，每每上班时，望见乡村繁茂的景象，我都心绪难平。别看我地道的乡村人，在乡村长大，对于乡村的一切都司空见惯，但现在想来，那些年都是珍贵的时光。

7月暑热，地里的农活已不太多，稻苗在灼热的日光中疯长，它们正值青春年少。远处水坝上的树木一丛丛横向纵向交织，水沟中的杂草也郁郁葱葱。夏天，让大地百物皆绿，生命蓬勃的最美季节。目视那些绿油油的稻田，看着就让人可心，一种垂爱之情油然而生。

大地上的劳作很辛苦，而当瞧见稻苗们棵棵健壮的模样，那些劳累也就烟消云散了。其实，对于经年的场景我一直没有忘怀，翻地、灌水、插秧，最后是收割，农忙大会战年年如此，年年又各有不同。耕种是艰苦的，收获是快乐的，两相对比，在大地上的农事都是人们对土地的尊崇。民以食为天，种地就是靠天吃饭，这样的恩赐千百年来始终如一，对于乡村人来说，自然懂得感恩。

乡村里的快乐自小就在四季里不断延续。捉泥鳅，戏青蛙，钓鱼；蜻蜓、蝗虫、蝴蝶都是我们游戏的目标，还有野地里的那些杂草、小树，都在时光中陪伴着我们少年的成长。那时候，孩子

们和泥土相伴，每天晚上回家，身上泥水与汗水混合着，衣服上的污迹一片一片，少不了父母的一顿训斥，但第二天还是一样跑到田野里尽情地玩耍。如今走在乡村，看不到孩子们玩闹的身影，乡村只是他们生长的地方，却不是乐园，现代化的科技发展，他们只知道流连于电脑、手机、电视之间，少了与大自然同乐的情趣，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，只觉得他们的成长里似乎少了点什么。

徘徊于城镇与农村之间，你更能体会到在农村居住的惬意，乡村空气的清新，四周的静谧，还有人际关系的质朴，这些都是生活的馈赠。多少次我总是在梦境中回想着少年时光的农村生活，熟悉的房屋，宽阔的小院，清澈的水塘，一望无际的稻田，儿时玩伴的笑脸，这些都让我深深眷恋。可时光的流逝，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，我只能在人生的渐行渐远中，靠回忆温故却滋生出越来越多的感慨。

辛弃疾在词里说，“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……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，这样的场景透着乡村生活的朴素，也是农村生活情趣的诗意化，身在其中时，并不觉得有多美，可身在其外时，倍觉难能可贵。

工作休息时，我总会看看窗外的稻田，它可以解忧，胜却人间无数。我想将来退休后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生活算是弥补远离乡村这么多年的遗憾吧。

阳春面 ■ 贵州贵阳 赵宽宏

阳春面，好别致的名字。毫无疑问，这名字颇可诱人食欲，甚至在冬天的早晨，还真的能让人吃出阳春的感觉。

有个作家写过吃阳春面，说面里有雪菜，有肉末，我以为，那不是我们老家的阳春面，在我们老家，阳春面是没有浇头的素面、光面、清汤面或清汤光面。不过，别小看了仅仅一撮白白的面条、几颗绿绿的葱花而已的一碗阳春面，却是有美食之都之称的扬州的一道特色美食。

前些年回老家，在江都吃过一回阳春面。这家面馆，店面古色古香，店内干净清爽，价格牌很醒目规矩地在收银台后面的墙上贴着，清楚地标示，没有任何浇头的阳春面，竟与榨菜肉丝面等价。不一会面上来了一看，青花瓷碗内，面条在葱花的点缀下，梳齿般整齐地卧在淡褐色的汤里面，艺术又润目。稍将面条叉拌了入口，软硬适中，再啜饮一口汤，那一口鲜香啊，刻在记忆中，至今还不时回味，舌根竟能渗涎水。

我们知道，扬州阳春面对汤的要求很高，一般要用河虾籽打理干净后，入鸡汤文火慢炖而成的老母鸡汤。但这次吃的这碗阳春面，还更有讲究。店家称，那一口鲜美，是虾籽酱油所致。他说他们家的虾籽酱油纯是自家熬制，绝不用市面上卖的。入夏之后，河中的青虾、白虾纷纷上市，雌虾的籽粒满满，甚是诱人。每年这时，都要买足全年所需的量来熬制酱油。熬制虾籽酱油，先是剥虾，取出虾籽，洗净漂清，捞起倒入纱布袋子或没穿过的长筒袜里，沥去水分。然后入锅倒上酱油，放适量老姜和葱结，加一定量的白酒，文火熬制即成。最后待冷却后入大缸储存备用。

其实不管哪种食物，凉拌也好，烧煮也罢，只要加入虾籽点缀，品位一定都会陡然升高。阳春面自然也不例外，一经虾籽激发，立即活色生香，熨人味蕾。

当然，阳春面也跟很多的食物一样，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，其食材原料、工艺流程、口感滋味、价格银两等等也是百花齐放，各有千秋；要说有标准的话，只一条，对胃口就好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一碗阳春面会让我盼好多个时日，一般是生日节庆才能吃上一顿。此外，就是等家里的鸡下了足数的鸡蛋后，母亲会让我拿到街上去卖，卖完鸡蛋，可以到饭店去吃一碗阳春面。那时就觉得，这饭店阳春面的味道能够称得上是至味，比家里做的不知好吃了多少倍。后来时代发展社会进步，日子慢慢滋润起来后，自己做阳春面，只要用心，味道就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并不比小时候饭店的逊色了。

还有一年回老家经过上海，在离北站不远的一家面馆吃阳春面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这记忆不是因为阳春面的味道多么好，而是等待座位的情景让人难忘。因为吃面的人多，餐桌和座位不够，只好站在正在吃面的人的后面，等人家吃完了坐人家的座位。人家吃，你在背后看着人家吃，或者你在吃，人家在你背后看着你吃，那味道真是尴尬得不好受。

在我现在生活的地方，虽没条件用虾籽熬汤熬酱油来调味，但熬葱油来调味总是可以的。熬葱油不能马虎，要用猪油和素油混合着熬，才能确保一碗阳春面所应有的滋味。

